

“特殊书屋”

本报老年记者 秦世江

儿女们长大后各自成家，100余平方米的房子就我和老伴居住，于是我便有了单独的书房。书房窗明几净，还有书柜与床，读书看报写文章时间长了，就可以躺在床上眯一会儿，真乃不是神仙胜似神仙。

忽然想起在部队时我的“特殊书屋”。我们铁道兵的性质是逢山开路、遇水架桥。尤其是施工连队及班排流动性特别大，大部分时间是住军用帐篷。帐篷是长方形的，长约8米、宽约4米，三角钢架螺丝连接固定。一个班十几个战士长年累月住在一顶帐篷里。

部队是有严格纪律的，我们连队规定，熄灯号吹过10分钟内各班必须关灯，人员必须躺下。按时熄灯作为老兵都习惯了，但是我入伍时间不长，确

实不习惯。于是，我买了个手电筒，熄灯后用被子蒙住头在被窝里看书，一次两次可以，一时半会也可以，时间久了就会被发现，还影响别人。一天，班长把我带到帐篷后面班里的小材料库，说：“你以后夜里看书看报，可以在咱们班的小材料库，这就是你的书房。但是有一条必须记住，24时前必须回去睡觉，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。”我点了点头。

搞施工离不开工具。为保持营房干净整洁，连队统一规定，各班帐篷后面搭建一个小材料库。施工用的抬杠、箩筐、手推小车、铁锹、铁镐、绳索等都存放在小材料库里。我高兴地把小材料库里的工具重新整理了一下，腾出一米见方的地方，用木板钉了个简易书桌，就成了我的“特殊书

屋”。白天进去时不用点灯，夜里进去后需要点上蜡烛。为了方便我看书，班长、副班长帮我接上了电灯，“特殊书屋”更亮堂了，我的读书学习条件更好了。

那时候营连基层没有图书室、图书馆，能看到的书籍不多，每个排有一份《解放军报》，每个班有《铁道兵报》，还有《战友报》。我的小屋建起来后，我就把报纸存放在里面，谁愿意看随时可拿去看。在“特殊书屋”里，我读了《毛泽东选集》，有两篇小稿子在《铁道兵报》发表，为连队写过几次黑板报，收获满满。

志，不求易者成；事，不避难者进。我的努力得到领导的认可，不久便让我去北京石油学院执行任务，委以重任，为以后的入党提干打下了良好基础。

手机为我添乐趣

本报老年记者 毋法洪

清晨，打开窗户，柔和温暖的阳光照射进房间，也照亮了我的心田。“早上好，祝您开机喜事到，向您问个好，办事处处顺，生活步步高，好运天天交……”打开手机，美好的祝福语一条条映入眼帘，让我娱心悦目，精神倍爽。礼尚往来，友情似海，我赶紧逐一向群友们发去我的问候，美好的祝福通过手机相互传递。

近几年，智能手机上的一些应用功能不仅方便了我接打电话、收发短信，与朋友视频聊天、交流感情，还让我商场购物、网上交费等日常生活需求更加便捷。尤其是在手机上写作，我享受到了许多快乐。

退休后，我重拾爱好，喜欢写些自己经历过的事。起初，我用水笔在纸上写写改改，纸质的草稿堆了一大摞，费劲不小却事倍功半。后来，我在电脑上用拼音打字，速度很慢，有时大半天打好一篇稿子却忘记保存，造成

文件丢失，令我十分沮丧。有了智能手机后，我让人帮忙下载了个人双微信，尝试在自己的微信空间里用手机写稿件。有时边写边改，直到自己满意；有时用语音功能，速度比笔写、电脑打字快得多，事半功倍，令我振奋、让我欣慰，收获了快乐。稿件一旦被报刊采用，版样我先睹为快，然后保存图片，在朋友圈里发布，与大家分享。报纸来了，我拿着向家人们炫耀，乐得我像孩子似的哈哈大笑。

手机上的抖音和剪映应用，给我的老年生活带来的乐趣更多。参加老年记者团组织的参观、采风，外出旅行、回乡种田，我都要用视频记录下美好的生活，然后制作抖音作品，与网友共享欢乐。

我感谢智能手机为我打造了多彩的老年生活，感恩新时代让我过上了美好的生活。

母亲

本报老年记者 刘松梅

去年12月31日，母亲走完了她辛苦操劳的一生。再也看不到母亲慈祥的面容，再也享受不到母亲的关心和爱护，我常常手捧着母亲的遗照，沉浸在痛苦的思念中。许是母亲感应到了我的思念，竟然走进了我的梦里。

梦中的母亲依然那么年轻，那么和蔼可亲，那么慈祥温柔。看到那抹熟悉的身影，和母亲相处时的过往，像过电影般一幕幕重现。

记得1958年，刚刚有模糊记忆的我，每天看着母亲出工，盼着母亲回家。当时正值炎热的夏季，动一动就满身大汗，可母亲却扛着七八个月的孕肚，坚持和大家一起往通红的炉子上上料。收工后，母亲还要赶回家照顾我和姐姐。母亲分娩时差一点赶不到家，所幸在两个好心大娘的搀扶下，才没有把我弟弟生在路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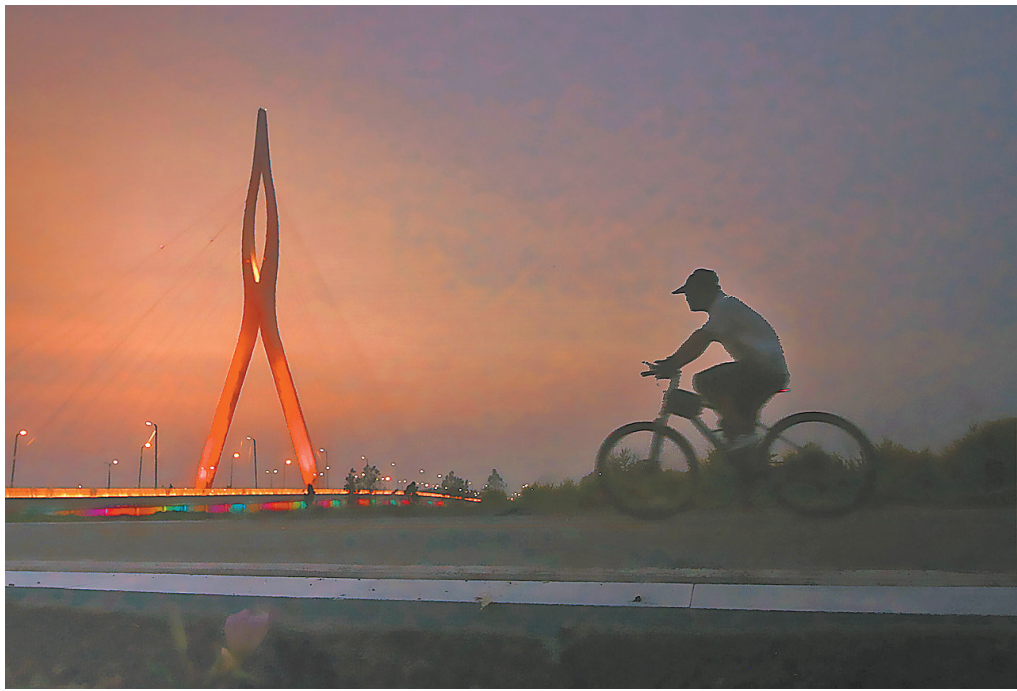
面对生存的压力，母亲从不唉声叹气，而是乐观应对。在食不果腹的岁月里，母亲总说天无绝人之路，经常鼓励我们想办法找能吃的东西。我和姐姐常常去地里挖野菜。只要是能吃的野菜，母亲用井水洗干净，或做汤或凉拌做给我们吃。

母亲心灵手巧，普普通

通的布料做出来的衣服总让人眼前一亮。我们姊妹几个的衣服，都是姐姐、哥哥穿小了弟弟、妹妹穿，彻底穿烂了就糊裱做鞋用。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父亲一件海蓝色的秋衣穿久了，袖子、肩膀、后背都烂成了大窟窿，母亲觉得毁掉可惜，就把秋衣拆开，重新剪裁缝制，还在前胸位置刺绣一朵向日葵，栩栩如生。一件破衣烂衫在母亲手里变成了一件漂亮的童装，我穿到学校，同学们都很羡慕。

母亲还有一手编席子的手艺，靠编席子解决了家中的油盐酱醋、穿衣盖被和我们上学的所有费用。为了挣钱贴补家用，母亲天天夜里点灯熬夜，双手被划出一道道血口子。见编席子挣钱，伯母、婶婶和左右邻居都想学，母亲就不厌其烦地手把手教她们，一时间掀起了编席热潮。附近乡镇的粮库专门派人到我们村收购，成了乡亲们的一项经济来源。

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许是母亲体恤我的思念，特意走进我的梦中，让我得到些许安慰。母亲虽然离开了我们，但我学到了母亲吃苦耐劳的精神，学到了母亲奋斗不息的意志，学到了母亲与人为善、和睦乡邻的品格。



图·话

追光 本报老年记者 王长安 摄

闲话桑麻

本报老年记者 赵成良

以前的农村除了种植粮食外，还要种植桑、麻、棉花等。

桑，就是指种桑树。桑叶用来喂蚕，蚕吐丝用来织绸缎，绸缎用来做衣服。树干用来做桑杈、标枪、扁担。桑树的果实叫桑葚，酸酸甜甜，是孩子们的最爱。

那么麻呢？古代人大都穿麻布的衣服，近代种麻主要用来做绳子，小到纳鞋底、捆东西，大到牲口的缰、套，煤矿的窑绳等，一直用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。

小时候，生产队里有麻

地。春天，把麻籽播种在耕好的土地里，好好管理能长到一人多高。秋天，一捆捆收割回来晾干，在水里浸泡几天后，把麻皮剥下来就可以做绳子了。我们这儿有种叫拧车的小工具，拿在手中不断转动，就能拧出细细长长的单股绳，再拧成双股绳就可用来纳鞋底了。这拧车只有巴掌大小，一根不长的铁条，穿过一片小小的竹片或木片，再穿过用葡萄藤做成的小弓，然后把铁条钉在木把上就做成了。大人们不用时，它就是孩子们的玩具。现在它

已经失传了，我在很多民俗展览上都没有见到过。

麻的顶部是会结籽的，叫麻籽。麻籽可以榨油，是除芝麻油外当年农村最香的油，我已经几十年没有吃到过了。

麻被剥去皮后的小棍叫麻秆，洁白洁白的，是好燃料。在漆黑的夜晚，点一根麻秆可以走很远的山路。每晚生产队里钟声响起，山中各条小路上，孩子们在前面点着麻秆，大人们则在后面跟着……

这温馨的画面，永远留在我记忆中。